

本木因《禮儀師》了悟生死

金融海啸令全球失業率上升，求職者為求一工往往不得不降低要求，但即使如此，有多少人能過得了自己的一關及受得住家人的目光，去從事一份社會普遍認為是禁忌的工作？在最新出爐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禮儀師之奏鳴曲》裡，本木雅弘就經歷了從大提琴手轉行當殯葬禮儀師的心情落差，至最終學會對亡者尊重，繼而從新生活中找到人生意義，重拾失落的親情。

很多社會都對「死亡」存在忌諱，難怪本木雅弘飾演的東京職業大提琴手大悟看到「旅程歸途助理」的招聘廣告，會誤以為是招聘旅行社助理。將於本月十九日上映的《禮儀師之奏鳴曲》，故事從大悟因所屬樂團解散而失業說起，他帶著妻子美香（廣末涼子飾）回到故鄉，並誤打誤撞跑去應徵「旅程歸途助理」，豈料見工時才發現這份工實際上是送別先人的禮儀師，要負責葬禮上清潔遺體及整理儀容的入棺儀式。本來他就像一般人一樣，對這項工作非常恐懼及抗拒，但為了生計，同時也禁不住高薪的誘惑，只好硬著頭皮應聘，再千方百計隱瞞妻子及親友。在跟隨葬儀服務社的社長（山崎努飾）經歷一場又一場納棺儀式後，他終於逐漸了解為亡者妝扮的重要意義。

本奧斯卡、日本藍絲帶電影獎及日本電影旬報電影獎「三料影帝」。電影將在包括歐、美等全球三十六個國家及地方上映。

人生無常，很多時都是關於生與死的電影想要探討的問題，對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來說，體會也許就更深也更為切膚，因為在片中飾演本木雅弘的老牌演員峰岸徹，不幸於去年十月十一日因肺癌辭世，享年六十五歲。巧合的是，電影裡也有一場講述主角大悟親手送別亡父的戲，沒想到噩耗也在現實中悄然降臨。本木雅弘說：「當峰岸徹先生及我以前的兩位拍檔相繼離世，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肉體是會突然消逝的事實，這是很自然就會發生的事。然而，拍了這部戲，我開始明白，我可以帶著他們留給我的東西繼續存在，將來再把這些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電影由構思到拍畢，耗時多載

死亡題材惹共鳴

以殯葬行業作為電影題材的概念，事實上正源自本木雅弘自己。他透露，他二十多歲時讀作家青木新門的作品《禮儀師日記》時，已經覺得禮儀師的工作令人很震撼，直至十多年前，他在一場告別式上看到禮儀師以神聖莊嚴的態度對待亡者，就更加對這個行業產生興趣，於是他便向電影製作人提議以禮儀師的世界作為電影題材。他說：「禮儀師以敬意與溫情送亡者最後一程，彷彿超越生死界線；愈是接近死亡，便愈能重新體會生命的尊嚴。」結果，建議方案足足花了十年來進行籌備及落實，才誕生了這部令日本揚威奧斯卡的電影。

愈來愈多人接受「死亡」並不等於終結的概念，《禮儀師之奏鳴曲》的英文片名是《Departures》，字義除了「離開」外，同時亦可指「出發」，而這部電影的台灣譯名則是《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裡面也包含了出發上路的意思。對於電影能夠得到國際性的認可，本木雅弘認為，那是由於題材本身有其普遍性。「雖然這是關於日本獨特的「納棺」儀式的，但電影把這些禮儀場面處理得很好，加上「生與死」的題材，放諸四海都能有共鳴，我想這就是它可以吸引國際間不同觀眾的原因。」

導演：有笑有淚

憑着《禮儀師之奏鳴曲》一片，導演瀧田洋二郎亦被冠上了多個「最佳導演」的光環，他坦言，之前曾擔心文化與宗教的差異，會影響外國觀眾對這部電影的欣賞，事實證明他是過慮了。「死亡是世上每個人都要面對的課題，我想，大家面對這件事的情感都會很類似。作為電影工作者，我覺得最大的鼓勵，就是得到觀眾的熱烈回響。」他不諱言對於這部作品能夠得到如此佳績感到有點驚訝，但電影在國際上得到認同，就正好說明電影的力量，是足以打破語言隔閡的。

《禮儀師之奏鳴曲》是個不尋常的故事，藉着複雜而獨特的日本傳統殯葬禮儀，表達世人皆有共鳴的感動與情感，以溫柔平和的手法，娓娓道出人類對親情及失去親人時的困惑。導演說，日本人一向避談死亡的話題並視之為忌諱，所以觀眾的接受程度，也曾經成為他的憂慮。

他說，希望這是一部讓人有笑有淚也有感動的電影，能夠帶觀眾窺探一個平常難得一見的世界。「在很多國家裡，從事與亡者有關的工作的人，多少要承受別人異樣的目光，但其實他們的工作是有着如同戲劇一般的藝術性的，我在禮儀師的生活裡也看到人性的溫暖。他們為亡者清洗、化妝、更衣，就是要讓人家憶起對方生前的光輝，並接受其離去，所以整個儀式的進行，其實亦是個激發起各種複雜情感的過程。」

文：小 O



▲《禮儀師》以生死為課題



▲電影在今屆奧斯卡膺「最佳外語片」，為日片揚威



▲本木（左）與廣末飾演夫妻

拍檔辭世感觸深

《禮儀師之奏鳴曲》除了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外，早前又在「日本奧斯卡」之稱的「日本Academy賞」上獨攬十個主要大獎，另獲多個本土及國際電影節獎項，男主角本木雅弘更憑此片成為日



劉德華 打啞謎耐人尋味

近來發生了不少娛樂圈緋聞，包括「魔術鹹豬手」、「集郵女」和重新翻炒的「艷照門」，因為報章的報道很多，把一些耐人尋味的娛樂新聞掩蓋了，要是沒有這些「大新聞」，劉德華那則不想再跟某導演合作的新聞，必定是C1頭條。

話說早前劉德華在《星星同學會》接受吳君如與杜汶澤訪問，說到近年有一位電影導演是他不想再合作的。他當然沒有說該人的名字，主要的批評是該導演「沒有專心做任何一件事，又不知如何剪接，把剪接工作交給別人。」（大意）

有雜誌指出該導演可能是王家衛。這個推測應該是錯的，因為劉德華與王家衛的合作已是二十年前（和十九年前）的事，不算是近年，所以不成立。筆者嘗試以近年跟劉德華合作的導演去看看誰是其中「疑犯」。

劉德華選導演和電影素來嚴謹，今年拍攝的第一部電影是王晶執導的《末次警察》。劉德華在訪問中大讚王導演，不想再合作的應該不是他。今年的賀歲片《游龍戲鳳》是劉偉強導演，劉導演是緊張大師，事事關心，不可能不專心做事。他更是劉德華的好友，應該會繼續合作。

去年劉德華一部不錯的電影《三國之見龍卸甲》（筆者覺得此片沒有得到應有的好評）是李仁廣導演。李導演先寫好一本書，再依書改編電影，毅力驚人，不會是不專心做事的人。至於贏盡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投名狀》成績突出，沒有演員會說不想與這樣成績的導演合作。而且陳可辛是八面玲瓏的處世高手，劉天王不似不想與他「續緣」。

再數上去是《門徒》，劉德華因此奪得最佳男配角，是成功的嘗試，爾冬陞身兼編劇導演，加上爾導演一貫嚴謹作風，沒有人會指他不專注工作。同年（二〇〇七年）的《兄弟》據說是劉德華找趙崇基拍的，亦應該不會有問題。

二〇〇六年的《墨攻》是張之亮導演，業界都知道張之亮非常堅毅認真，是劉德華的「同類」。至於《再說一次我愛你》是劉德華的同學余偉國導演，之後他們合作監製《瘋狂的石頭》，證明合作愉快。《童夢奇緣》是二〇〇五年作品，陳德森導演，聽說他正在籌備《十月圍城》，有天王級人馬助陣，要是劉德華是人選之一，就可見他們之間沒有嫌隙。

調查結果，沒有定論，卻有一個發現——香港有不少認真和努力的導演。

田力
▲究問哪位導演令劉德華不滿？令人好奇



色慾娛聞 何時了

城中最近掀起一陣猜謎熱潮。大家在茶餘飯後除了要努力剪存各種優惠券、搜集折扣情報、登記直銷購物和以物易物網站等外，就是討論近期非常擾攘、波及範圍越來越大的娛樂圈性醜聞，和為那些事件中的人物角色對號入座。

今次由「魔術手」或「鹹豬手」或「Trip魔」揭開序幕的娛樂圈性醜聞風波，至「四朵蕩花」、「純情冠軍」、「變態狐狸精」和賤男淫史，越演越烈，中間還殺出港男姊弟戀而扯出所謂港男鴨，繼而有「集郵女星」到「十大集郵對象」，然後就是張栢芝的訪問和阿嬌的復出等連串事件。

這個雪球越滾越大，一時之間，香港在進入後金融海嘯期的同時，突然變成醜聞處處、鹽花四灑，娛樂圈仿如一個「色慾醬缸」，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娛樂版的報道、傳聞中的性醜聞和事實真相，到底存在着多少的偏差。就連筆者旅居外國的親友和外國朋友，也來信探問事件的究竟。

這些傳聞中的事件孰真孰假實難考證，正如那些人物角色誰屬無法查清一樣，但由於講的人言之鑿鑿，再經由電子傳媒散播，令大眾認為事件空穴來風，應該不會是生安白做博出位那麼簡單，於是才頭指指到整個娛樂圈包括選美出身的藝人，全部都無辜牽涉其中，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我不知道「揭發」這些事件的那幾位藝人的真正用意何在？他們有否想過公開事件而又不肯點名的後果？到如今不但弄致人人自危，可能因而破壞不少藝人夫妻和家庭關係，而最終將嚴重影響香港藝人的形象，間接令到剛見起色的香港電影事業出現暗湧。

我很奇怪的是，事件發展至今，「演藝人協會」、「慧妍雅集」、「仁美清教」等團體組織並沒有發表任何聲明或採取任何行動去澄清或阻止事件惡化，而那些散播消息的藝人事後澄清表示「並無其事和其人」後，卻依然可以在電子傳媒做節目，更令人感到奇怪。

崔曉

藝人捲是非 至親同受壓

娛樂圈的感情生活會受到更多考驗與衝擊，演藝工作者是公眾人物，透明度高，尤其當紅藝人更難有私隱可言。

去年的慾風波吹動全城，近期陳冠希在加國作供，觸動了受害人之一的張栢芝帶淚指摘對方惡行，再次成為追訪熱點。

恨怨交加的前因後果縱使細說從頭，感受良深莫如當事人及其至親，外人再好奇查探底蘊亦只是圍外圍。作為受過嚴重傷害的苦主，張栢芝選擇豁出去以淚與怒作控訴，絕非意氣用事。

過去一年的忍辱與反思，藉着傳媒的平台向公眾作交代之外，更重要還是對夫家的諒解與關懷作由衷的致歉與感謝，比加諸在她身上的形容字眼「勇敢」、「頑強」與「反擊」等，這份血與淚的懺悔，也意味鳳凰重生，令外界對張栢芝徹底改觀。

選擇性地透過傳播渠道表白感情轉輾與心迹，真情直白透明度更高，為的是不想再惹猜測。

令筆者頗有感受的另一個真情訪問，就是日前鄧拱璧透過好友車淑梅的節目，首度披露多年來她與阮兆輝的情與義，而首度回應傳聞中的第三者，對他們加以「封殺」的責難，是重點所在。

鄧拱璧形容阮兆輝是她的偶像，她的丈夫、男朋友，還是她的兒子。她欣賞對方的粵劇造詣，甚至與阮兆輝曾赴拉斯維加斯簽字註冊，返港後卻沒有寄回婚書登記的私隱，亦直言不諱。

性格剛烈作風硬朗的鄧拱璧，很少透露她與阮兆輝的家事，但去年戲行一位陳姓女袍曾去信八和會館，聲稱因

鄧拱璧的阻撓，令她無處落班，有傳是關乎這位陳姓女子與輝哥的私情被揭，而遭鄧的棄用。

對這段聽似錯綜複雜的感情事，鄧拱璧是輕描淡寫的回應：「她有子女，與輝哥是相熟，我們都認識她丈夫，過往有合作。每年戲班的演期有六、七百場，輝哥也是演三百場而已，如果她真有本事，可以接其他三、四百場的戲……」

且不論箇中紛爭誰是誰非，要緊的是相關的時刻，身邊的伴侶能否信任全力支持，共同承擔眼前的考驗，摒棄與扶持的截然不同態度，是導致兩極化的發展。

也令人聯想到當年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宮的緋聞驚動全國，當國民關注希拉里如何面對這宗紛爭之際，第一夫人從容化解淡然而過，當真退一步海闊天空。舊事重提，更多人欣賞女方的處事手腕，且有形容為廣闊胸襟足以成就大事。

謂成功的政客多是出色的演員，言行舉止都有其感染力量，反過來說，能夠共患難同甘苦的銀色愛侶，看透榮辱經得起風浪，會否正是練就百毒不侵的必備元素。

成敗起落無常，人在江湖，要放眼的可供開拓的未來，人生漫漫長路，有什麼能比得上互相扶持與呵護有加的伴侶更為重要？

周沂

▲栢芝勇敢站出來，靈鋒當然全力撐

